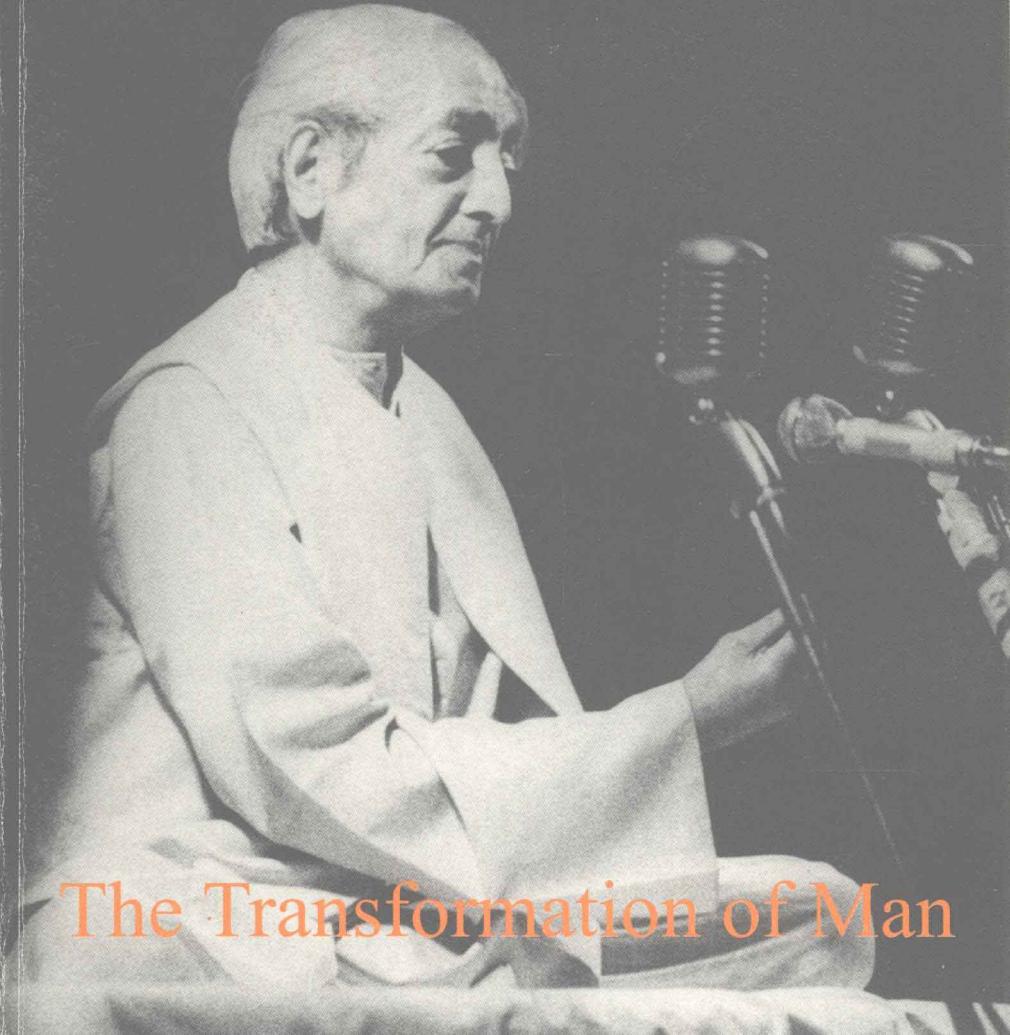


世界著名心灵导师
克里希那穆提作品



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

生命的完整——人生的转化

(印度) 克里希那穆提 著 桑靖宇 程 悅 译

世界著名心灵导师克里希那穆提作品

The
Transformation
of Man

生命的完整
——人生的转化

(印度) 克里希那穆提 著
桑靖宇 程 悅 译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01-2009-4097号

Copyright © 1978 Krishnamurti Foundation Trust, Ltd.

Krishnamurti Foundation Trust Ltd.,
Brockwood Park, Bramdean, Hampshire
SO24 0LQ, England.

E-mail: info@brockwood.org.uk Website: www.kfoundation.org
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J. Krishnamurti, please visit:
www.jkrishnamurti.org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生命的完整：人生的转化 / (印) 克里希那穆提著；
桑靖宇，程悦译。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1.6

书名原文：The wholeness of life : The
Transformation of man

ISBN 978-7-5108-1040-4

I. ①生… II. ①克… ②桑… ③程 III. ①人生哲
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25251号

生命的完整：人生的转化

作 者 (印度) 克里希那穆提 著 桑靖宇 程悦 译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 行 电 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 11.375
字 数 170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040-4
定 价 29.8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出版前言

克里希那穆提1895年生于印度，13岁时被“通神学会”带到英国训导培养。“通神学会”由西方人士发起，以印度教和佛教经典为基础，而衍生为一个宣扬神灵救世的世界性组织，它相信“世界导师”将再度降临，并且认为克里希那穆提就是这个“世界导师”。而他自己在30岁时觉悟内心智慧，否定了“通神学会”的种种谬误。1929年，为了排除“救世主”的形象，他毅然解散专门为他设立的组织——世界明星社，宣布任何一种约束心灵解放的形式化的宗教、哲学和主张都无法进入真理的国度。

克里希那穆提一生在印度和西方世界传播他的精神智慧。别人要加给他上师的尊位，他都一直拒绝。他的思想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，但是他坚持宣布自己不是宗教权威。他的教诲，主旨在于：要从根本改变社会与人生，必须先改变个人自我的意识。他一直教人进行自我觉察，教人了解“自我”局限、宗教与民族狭隘性制约等等的弊害。他一直指陈打破意识束缚，进入“开放”的极度

重要，因为，“脑里广大的空间有着无可想象的能量”。这个广大的空间，正是人的生命创造力的源泉所在。

克里希那穆提一生演讲无数，著述甚多，所有语言归结为一点，“我只教一件事，那就是观察你自己，深入探索你自己，然后加以超越。你不是去了解克的教诲，你只是在了解自己罢了。”他的心要，为世人指明了东西方一切伟大智慧的精髓——认识你自己。

他一直对世人讲话，直到1986年过世，享年90岁。他的言论、日记、书简集结成60册以上的著作。这一套丛书就是从他浩瀚的言论中撷取出来，每一本都讨论了一个和日常生活特别有关而又重要的题目。

克里希那穆提系列作品得到台湾著名作家胡因梦女士倾情推荐，在此谨表谢忱。

本书初版书名为《从破碎到完整——人生的转化》，此次再版将书名改为《生命的完整——人生的转化》，在此敬告读者。

九州出版社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部分 七篇对话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对话1 生命的完整（5月17日） | 2 |
| 对话2 心理的安全（5月18日上午） | 27 |
| 对话3 改变生存之道（5月18日下午） | 60 |
| 对话4 思想能否察觉到自身（5月19日上午） | 82 |
| 对话5 终止形象的制造（5月19日下午） | 108 |
| 对话6 建立正确的关系（5月20日上午） | 137 |
| 对话7 探明死亡的含义（5月20日下午） | 164 |

第二部分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冥想便是清空意识内容 | 198 |
| 2. 冲突的终结，便是作为智慧形式之一的最高能量的累积 | 205 |
| 3. 被称为“爱”的肯定事物是从否定中来 | 211 |
| 4. 死亡——一种伟大的净化行为 | 217 |
| 5. 不执著于自我的技巧 | 220 |
| 6. 单有理性和逻辑是无法发现真理的 | 224 |
| 7. 智慧中有彻底的安全 | 229 |
| 8. 肯定从否定中产生 | 235 |
| 9. 因为存在着空间，于是便有虚空与彻底的寂静 | 24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0. 拥有洞察力的心灵，其状态是彻底的空寂 | 249 |
| 11. 当痛苦存在时，你便无法去爱 | 254 |
| 12. 悲伤是时间与思想的结果 | 257 |
| 13. 什么是死亡？ | 265 |
| 14. 空无便是全部能量之和 | 269 |
| 15. “无我”之时，方有慈悲 | 278 |
| 16. 观察者与所观之物之间的划分便是冲突的根源 | 283 |
| 17. 当意识及其内容终结之时，便会有迥异之物出现 | 290 |
| 18. 倘若没有澄明，技能就会变成一种最为危险的事物 | 297 |
| 19. 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我？ | 300 |

第三部分 两篇对话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对话1 教诲与实相的关系 | 308 |
| 对话2 教诲是否源自实相 | 326 |

第一部分 七篇对话

克里希那穆提同伦敦大学比尔贝克学院的
理论物理学教授大卫·博姆以及纽约市精神病
学家大卫·西恩博格医生之间的对话

节选自电视录音带

布洛克伍德公园，汉普郡，1976年5月

对话1 生命的完整^① (5月17日)

克里希那穆提^②：我们能否谈论一下生命的完整呢？假如心灵是支离破碎的、不完整的，那么一个人能够认识到整体、认识到全部吗？一孔之见难窥全貌。

西恩博格医生^③：的确如此。然而另一方面你实际上又是完整的。

克：啊！那只是理论而已。

西：是吗？

博姆博士^④：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推想。

克：当然，当你是支离破碎的时候，你如何能够认为自己是完整的呢？

西：我怎样才能够知道我是破碎的、不完整的呢？

克：当有冲突存在时。

西：没错。

① 本书第一、三部分内容原只有对话序号分节，没有标题。现各节标题系中文版编者所拟。

② 下文中“克里希那穆提”，简称“克”。

③ 下文中“西恩博格医生”。简称“西”。

④ 下文中“博姆博士”。简称“博”。

克：当对立的欲望、希冀和想法带来冲突时，尔后你便会感到痛苦，于是你就能意识到你的不完整了。

西：对的。然而在这些时刻经常发生的情形却是，你并不希望放开这种冲突。

克：这是不同的。我们正在询问的是：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能否自我消解，因为只有在这时才有可能看到整体。

西：你真正知道的便是你的不完整。

克：这便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。

博：没错。

克：因此让我们紧扣中心议题吧。

博：有关整体是存在的这一设想或许是合理的，但只要你是支离破碎的、不完整的，那么你就永远无法发现全部。它将仅仅是一种假设。

克：当然没错。

西：对的。

博：你或许可以认为你已经体验了完整，但这同样也只是一种假设。

克：是的，当然没错。

西：我想知道，当我意识到了我的不完整时，是否就不会存在一种巨大的痛苦了呢？

克：看看，先生：你能否察觉到你的不完整呢？你是一个美国人，我是一个印度教教徒、犹太人、共产主义者或任何其他的

身份——你就生存在这种状态之中。你不会说：“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印度教教徒”——只有当你遭到挑战时，只有当被问道“你是什么”时，你才会说：“我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。”

博：当国家或民族身份遭到挑战时，你就会感到焦虑了。

克：当然。

西：所以你是说我完全活在对刺激、对挑战的反应之中吗？

克：不，你活在一种彻底的污染和混乱之中。

西：从一个碎片到下一个碎片，从一个反应到下一个反应。

克：所以我们能否意识到存在不同的碎片呢？我是一个印度教教徒，我是一个犹太人，我是一个阿拉伯人，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，我是一个天主教徒，我是一个商人，我是已婚人士，我负有责任，我是名艺术家，我是位科学家——你理解了吗？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学层面上的碎片。

西：是的。

克：以及心理上的碎片。

西：对的，对的。这正是我开始时所说的，这种我是一个碎片的感觉。

克：你们称之为个体。

西：我称其为重要，而不仅仅是个体。

克：你将其称之为重要。

西：对。

克：的确。

西：它很重要。

克：所以，我们能否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意识到我便是如此的呢？我是一个碎片，因而会产生出更多的碎片、更多的冲突、苦难、混乱和悲伤，因为，当有冲突存在时，它便会对一切产生影响。

西：的确。

克：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你能否觉察到这一点吗？

西：我能够觉察到一点儿。

克：不要只是一点儿。

西：这便是难题所在。为什么我无法意识到呢？

克：看吧，先生。只有当冲突存在时你才会有所觉察，而现在你的内心并无冲突。

博：但是有可能在没有冲突的情形之下意识到它吗？

克：是的，这便是接下来将要探讨的事情，它要求一种相当不同的解决途径。

博：然而我所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，即这些碎片的重要性在于，当我在做自我认同并且声称“我是这个”、“我是那个”的时候，我所指的是整体的我。整体的我是富贵还是贫穷，是美国人还是其他种族，因此这看起来似乎至关重要。我认为困难在于，这些碎片声称自己便是全部，并且使得自身格外的重

要。

西：应当重拾生命的完整。

博：尔后便将有矛盾产生，于是就会有另一个声称自己是整体的碎片出现了。

克：你知道，这个原本完整的世界，其外部和内部便是以这种方式变得支离破碎起来。

西：你和我。

克：是的，你和我，我们和他们……

博：但假如我们声称“我整个是这样的”，那么我们也会宣布说“我整个是那样的”。

西：这一进入破碎化的运动看起来是由某种事物所导致的。似乎是……

克：你所询问的是这个吗？是什么导致了破碎化？

西：是的。是什么导致了破碎化呢？是什么滋生出了破碎化？是什么使我们卷入其中？

克：我们正在探寻某个极为重要的问题，即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破碎化？

西：这也正是我所要寻求的。有某种原因……我依附于某物。

克：不，好好审视一下该问题，先生。你为什么会是支离破碎、不完整的呢？

西：好的，我的直接反应便是，需要依附于某物。

克：不，是比这更为深刻的原因，更为深刻的。好好审视一下该问题吧。让我们慢慢地对其展开探究。

西：好的。

克：不要立即做出回应。是什么带来了这种冲突呢？而冲突便表明我是破碎的、不完整的。于是我要提出的问题便是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破碎化呢？原因何在？

博：没错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克：是的。为什么你、我以及世上的大多数人全都是破碎的、不完整的？原因究竟是什么？

博：似乎我们无法通过在时间中回溯来探明原因……

西：我并不是在从遗传学上来寻找解答。

克：先生，好好审视一下这个问题吧。把问题放到桌面上来客观地审视它吧。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破碎化呢？

西：恐惧。

克：不，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。

博：或许正是破碎化带来了恐惧。

克：是的，没错。为什么我是一个印度教教徒呢？——假如我不是一名印度教教徒，我不是一个印度人，那么我就没有任何民族身份和背景。然而假设我自称是个印度教教徒，那么是什么使得我成为了一个印度教教徒的呢？

西：各种条件背景使你成为了一名印度教教徒。

克：什么是背景呢？是什么使得我声称“我是一名印度教教

徒”的呢？显然这便是一种碎片化。

西：没错，没错。

克：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呢？我的父亲、我的祖父——我之前的数个世代，一万年或五千年，他们声称你是属于婆罗门阶层的。

西：你不会以说或写的方式声称“我是一个婆罗门，你是一个婆罗门”。对吗？这是截然不同的。你之所以会宣布：“我是一个婆罗门”，那是因为……

克：这就犹如你声称“我是一名基督徒”一样。是什么使得你自称为基督徒的呢？

西：传统、背景、社会关系、历史、文化、家族……一切。

克：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又是什么呢？

西：这一切的背后是人的……

克：不，不对，不要将其理论化了。在你的内心审视它。

西：嗯，它给予了我一个位置、一个身份，于是我便知道我是谁，我有我自己的一方小小的生存之境。

克：是谁带来了这个生存之境呢？

西：嗯，是我自己造就的，是他们帮助我造就的。我在这个生存之境上是与人合作的……

克：你并不是与人合作的，你就是它。

西：我就是它，对，没错。整体运动着……将我放进了一个洞穴之中。

克：所以是什么使得你如此呢？你的曾曾曾祖父创造了这

个环境、这种文化、这一人类存在的整个结构及其所有的苦难和冲突——这便是碎片化。

西：此刻也正有同样的行为在使人们变得如此。

克：没错。古巴比伦人、古埃及人是如此，我们现在也依然是如此。

博：是的。

西：正是这一切提供给了我一种“二手”的存在。

克：是的，请继续下去，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探明为什么人类会致使这一状态出现。我们所接受的——你明白吗？不管是乐意的还是不乐意接受的，我们便是它的一部分了。我想要干掉某人，因为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或法西斯，他是个阿拉伯人或犹太人，他是一名新教徒或天主教徒，或者任何其他的身份。

西：嗯，这种情形真可谓无处不在，医生、律师……

克：当然，当然，这是同样的问题。这是否是基于对安全感的渴求呢？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安全感？

西：你可以这么说。

克：假如我从属于某物，从属于某个组织、某个团体、某个宗派、某个意识形态的团体，那么我在其中便是安全的。

博：这并不准确：你或许会感到安全。

克：我感到安全，但是也可能并无安全。

博：是的。然而为什么我没有领悟到我并不是真正安全的呢？

克：好好探究一下。

西：我不明白。

克：审视一下吧。我加入了一个团体……

西：对。我是名医生。

克：是的，你是位医生。

西：我怀有所有这些想法……

克：因为你是名医生，所以你在社会上拥有某种特殊的位置。

西：对。我对于事物是如何运作的怀有许多的想法。

克：你在社会中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，因此你便是彻底安全的。

西：对的。

克：你可能会治疗失当，但你将受到其他医生、其他组织的妥善保护——你明白吗？

西：是的。

克：你会感到安全。

博：关键在于我不应当探寻得如此之远来感到安全，不是吗？换言之，我必须在某个点上停止我的探寻。假如我一开始便去问过多的问题……

克：……那么你就出局了！如果我一开始就询问一系列的问题，诸如我的团体、我与该团体的关系、我与世界的关系、我与邻里之间的关系，那么我就会从那一团体中出局了，就会处于迷失之中。